



解放军将领传

第六集

解放军出版社

解放军将领传

星火燎原编辑部 编

6

解放军出版社

1988·北京

解放军将领传 (六)

星火燎原编辑部 编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 印张 17.125 · 字数 300 千字
1988 年 3 月第 1 版 1988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0
ISBN7—5065—0283—6/E · 171
定价：4.00 元

目 录

王尔琢	(3)
王建安	(25)
王德泰	(79)
叶剑英	(95)
杨至成	(189)
杨靖宇	(219)
李明瑞	(245)
李硕勋	(277)
吴焕先	(335)
季振同	(373)
周子昆	(397)
钟汉华	(423)
袁文才	(457)
赖传珠	(483)
潘忠汝	(525)



王　尔　琢



王 尔 琢

王尔琢(1903—1928)，字蕴璞，一九〇三年元月二十二日(清光绪二十八年腊月二十五)，诞生在湖南省石门县磨市昌溪河畔(今南岳乡官桥村王家峪)。家有祖产水田六亩、旱地八亩、山林十几亩，每年收得二十石谷米，还能榨三百多斤桐油。父亲王大朋，字命仁，为人豪爽，早年以屠户为业，因别人劝他“积阴德”，后改做木材生意，手头比较宽裕，经济上算是个小康之家。母亲陈氏，生育五个儿女，王尔琢排行第三，哥哥叫王尔珍，弟弟叫王尔宣，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

王大朋目不识丁，做的又是君子生意，常常蚀本。当地豪绅也故意多给他家摊派捐款，他每次都说理不过，只得如数交出。为此，他决心供一个儿子读书识字，振兴门庭。王尔琢十岁开始受启蒙教育，在离家六七里的袁家峪太平寺读私塾，从师王子渔学了两年。一九一四年，父亲在澧县应家洲经营木材，王尔琢随父在陈务斋私塾读了一年。次年 he 回到家乡，又到离家七八里的王家祠堂，随先生王体臣读书。他断断续续读了四年私塾，学业长进不大，倒是常和放木排的工人接触，

养成一身好打不平的豪气。

一九一六年夏，王尔琢入官桥国民小学。这里讲授新学，开设国文、历史、地理、算术、图画、体育、音乐等课程，一扫之乎者也、子曰诗云的习气，使他耳目一新。有个叫王新元的历史教员，讲到鸦片战争、甲午海战时，每每声泪俱下。讲到辛亥革命时，慷慨激昂，喜形于色。在王老师的熏陶下，王尔琢对清朝政府丧权辱国无比愤恨，而对孙中山等志士仁人发动黄花冈起义和辛亥革命无限敬仰和钦佩，使他萌发了励精图志、救国匡民的思想。此后，他读书发奋了，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初小学业。十六岁时，他与同村王禹门等八名同学，到县城考取县立高小。

王尔琢不满足课堂所授知识，课外广泛涉猎各类报刊，思想更加活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政府外交失败，日本取代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到国内，全国群情激愤，爆发了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王尔琢被激发了，他和同班同学郑洞国一起，带领全校学生上街游行，并逐家商号查禁日货。偏僻的湘西小县城，居然有小人物管起“国事”，受惊的县长急忙下令将“闹事”的学生开除学籍。幸得校长（郑洞国的哥哥）出面作保，才免遭追究。可是，不肯屈服的王尔琢，高小还未毕业就愤然离校，随父亲去澧县放木排。

澧水是洞庭湖的一大水系，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小水轮在这里横冲直撞。王尔琢深感中国的贫弱，他认为，中国贫弱的根源就在于实业和科学不发达。一九二〇年七月，他回

石门邀郑洞国等同学，去长沙投考湖南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前身）附设中学，以实现“实业救国”的志向。在岳麓山下，他曾埋头书本，专攻数理化，但是，不久即被卷入革命浪潮。一九二一年冬，湖南劳工会和省学联为反对帝国主义召开瓜分中国的华盛顿会议，并抗议军阀赵恒惕将全省人民公有的湖南第一纱厂卖给资本家承办，举行了罢工罢课和示威游行，遭到反动军警镇压，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壮烈牺牲。面对举起屠刀的反动派，王尔琢义愤填膺，他走出学堂，参加了长沙工人和学生发起的追悼烈士的活动。为了唤起同学，他在学校里多次举行演讲会，抨击时弊，还与几个同学在校内开设了一个出售进步书刊的书亭。由于他“敢于任事和善长争辩”，为同学们所拥戴，被推为校学联的组织干事。

在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中，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先后领导了长沙泥木工人罢工和声援“二七”惨案运动，王尔琢与省学联宣传队员一起走上街头，为遇难工人家属募捐。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拒不归还租借期满的大连、旅顺军港，湖南成立了“外交后援会”，王尔琢积极参加了后援会的反日活动，他和纠察队员一道，在金家码头检查日货，禁止戴生昌公司的日轮靠岸。

在长沙的日子里，王尔琢有更多的机会去毛泽东开办的“文化书社”，在那里读到《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和《新青年》等革命书刊，了解到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使他茅塞顿开，大展视野。他找到了工农劳苦大众受剥削、受压迫和中国贫弱的真正根源，决心抛弃“实业救国”的幻想，投身打破帝

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反动统治的实际斗争中去。一九二三年底，他在船山学社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迈开了重要的一步。

二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准备开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尚在筹备中，选拔学员的工作由中共湘区委员会秘密进行。王尔琢立志投笔从戎，报考军校，以尚文弄武实行革命，毅然中断了只差一个学期就要结业的课程，匆匆回家告别了新婚的妻子，到长沙清水塘向具体负责招生工作的何叔衡报名。

王尔琢是一九二三年八月结婚的，妻子叫郑凤翠，是邻村郑定仓的女儿，比他大半岁。他们三岁时就定了亲，自幼青梅竹马。王尔琢在石门读高小时，回家鼓励她剪发、放足，进县城读女子师范。婚后，夫妻间互敬互爱，十分和睦。新婚不到五个月的王尔琢，没有留恋爱妻，朝着他所追求的道路走去。

何叔衡在长沙挑选了一批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主的青年，于一九二四年三月初一个夜晚在清水塘秘密组织考试。王尔琢在以《试述报考黄埔军校的志愿》为题的作文中，表示了自己愿为劳苦大众解放效命沙场的殷切心情。中共湘区党组织初取了王尔琢、郑洞国、赵自选、郭一予、陈作为、袁仲贤、刘畴西等十八人，指定由赵自选带队去上海参加复试。共产党人毛泽东主持了在上海的复试，考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四

门。湖南考生的文章写得很好，但其他科目较差，只录取了成绩较好的王尔琢等八人，发给证书和路费，指定他们去广州参加三月二十四日在文明路高师学校举行的全国总复习。

王尔琢以各科成绩优良的正取生资格，于五月五日到黄埔军校入学，被编在第一期学生一队。黄埔军校初办时，只有三十支步枪，苏联政府为支援办黄埔军校，用船运来步枪八千支，子弹四百万发。船靠黄埔码头，王尔琢与同学们敲锣打鼓迎接，足足卸了一整天的船。黄埔军校的军事教学课程，分为学科和术科两种。学科，包括步兵操典、射击教程、战术学、兵器学、交通学、筑城学、军制学等理论课；术科，包括制式教练、战斗教练、实弹射击、行军宿营、战斗联络等军事技术。由于他起早摸黑，勤学苦练，门门成绩都是优秀。再加上他的活动能力强，所以，他在同学中很有些名气。他常与共产党员同学蒋先云、徐成章、周士第、徐向前、许继慎等研讨军事和政治，交往密切。他还经常参加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他特别喜爱听周恩来、恽代英等政治教官的演讲，用每月所发的几元生活补贴费，买回《列宁传略》、《中国青年》、《共产主义ABC》等革命理论书刊阅读。

一九二四年的六、七月间，正在黄埔军校勤耕学业的王尔琢，接家中来信，妻子郑凤翠生下一女。王尔琢非常高兴，马上回信给女儿取名桂芳，并嘱爱妻凤翠：“吾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誓不回家。”

一九二四年秋，香港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和佛山大地主陈恭绶，策动广州商团武装叛乱，妄图推翻广东国民政府。血

气方刚的王尔琢请缨杀敌，带领一个学生分队首先打下西关，将盘踞在那里的商团武装缴械。经过实战锻炼，王尔琢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关心教育下，于黄埔军校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十一月三十日，他由军校毕业，毕业证书是孙中山签名颁发的，上面写着：“本校第一期学生王尔琢，按照本校规定，步兵科教育修学期满，考试及格，特给证书。”毕业后，由于他品学兼优被留在黄埔军校担任学生队的分队长。

当时，军阀陈炯明侵占广东东江地区，严重威胁着广东革命政府。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布《东征宣言》，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主力，进行东征讨陈战役。王尔琢在学生军第一教导团任连党代表，随部乘坐兵船，从黄埔港南驶东莞，登陆后沿广九铁路向战区开去，在迫近惠州南面的淡水，与陈炯明部下洪兆麟部对阵。二月十四日晚，苏联顾问决定利用春节期间发动袭击。挑选以王尔琢等十名营连党代表和百名士兵组成奋勇队，架竹梯攀上城头，杀开一条血路，掩护后续部队攻进惠阳城。此役，俘敌千余人，洪兆麟弃城逃脱，学生军追至平山，又打退陈军三次反攻，占领普宁、揭阳。

东江刚刚收复，留守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见革命军主力远征，市内空虚，便趁机发动叛乱。王尔琢随学生军驰援广州，挫败了杨、刘叛军。此时，学生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王尔琢由于作战勇敢，提升为营长。九月，陈炯明再次侵入东江地区，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兵临惠州城下。王尔琢等再次担任前锋任务，冒着枪林弹雨，夺得桥头阵地，打开前进通道，为消灭军阀陈炯明，收复东江，巩固广东革

命根据地，立下战功。

三

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排斥第一军的共产党员。蒋很器重王尔琢的军事才干，劝他退出共产党，并许诺提升他当团长。王尔琢回答说：“校长也喊国际共产主义万岁，我为什么不能信仰共产主义？”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的朱克靖（共产党员），正在广州开办第三军军官学校。第三军是由滇军改编的，军阀习气浓厚。为了推动这支旧军队的改造，他向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要求增派政治工作干部。为此，王尔琢受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周恩来的派遣，经朱克靖推荐，到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六团任党代表。王尔琢到任后，首先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他提倡官兵平等，废除打骂制度，因而使二十六团的纪律性和战斗力都得到加强。

七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北伐军兵分两路，东路军辖第一、二、三、六军，由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分别向江西和福建进军。第三军辖第七、八、九三个师，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兼第九师师长，从湖南醴陵取道赣西向南昌进发。因第二十六团团长李明扬突然病倒，送回广州治疗，由党代表王尔琢代行团长指挥之权。王尔琢很注意这个团队的行军纪律，他要求全团“不拉夫，不赶牲口，买东西照价付款”。为了鼓动部队的士气，他常走在部队之前，沿途张贴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发动工农群众支援北伐战争。由于他卓有成效地工作，当部

队进入江西萍乡县境时，守敌望风而逃，群众敲锣打鼓，端茶送水，夹道相迎。军长朱培德看到这种热烈的场面非常高兴，连连称赞：“还是你们共产党有办法。”

九月间，东路军包围南昌。第一次进攻，由于蒋介石指挥失误，第一军和第六军受到重大损失。接着，第三军被派去夺取南昌郊外的牛行车站，与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四个混成旅激战三昼夜，伤亡近半。第二次进攻南昌失利，第二十六团负责掩护全军撤退。王尔琢抱起一挺机枪，站在民房上，用猛烈的扫射堵截敌人，直到全军撤出，他才使用“金蝉脱壳”假装中弹，从屋顶顺势滚下，去追赶部队。

十一月，西路军结束两湖战役，移师江西，与东路军夹击孙传芳主力，第三次进攻南昌，终于攻克南昌城。不久，北伐军兵分三路，第四、八军在西，沿京汉线北上；第二、六、七军居中，向安徽、江苏进军；第一、三军继续组成东路军，攻取浙江。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留江西担任省政府主席。恰在此时，原二十六团长李明扬病愈，从广州到达南昌，朱培德便将所兼任的第九师师长职务交给李明扬。第九师是东路军的先遣部队，由师长李明扬、党代表王尔琢率领。在桐庐战役中，李明扬被炮弹打伤，王尔琢代理指挥，第九师一鼓作气打下桐庐县城。这时，由于北洋军阀浙江省长夏超在杭州倒戈，周恩来等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取得胜利，使东路先遣部队势如破竹，直抵京沪杭地区。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夕，对近在咫尺的东路军先遣部队很不放心，派遣两个亲信拉拢王尔琢，

说总司令准备扩充四十个军，要擢升王尔琢为军长。王尔琢冷笑道：“给个军长太小了，最好是给个‘军阀’！”蒋介石见软的不行，便来硬的，密令李明扬将东路军先遣军中的共产党员一网打尽，就地处决。李明扬佩服王尔琢的为人，平时相处甚好，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密令，而将密令交给王尔琢，劝他把手下的人都带走，免遭不测。

王尔琢离开东路军先遣军后，来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久，党组织决定派王尔琢护送周恩来去武汉。刚刚撤离东路军来到上海的王尔琢，手中没有路费，便通过徐彬如（解放后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向李明扬借到五百元钱，于五月二十二日护送周恩来离开上海，几经周折，抵达武汉。武汉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这时还维持着国共合作的局面。在武汉，王尔琢向湖南老家去了一封信，要妻子郑凤翠携满三岁但未见过父面的女儿桂芳来武汉，并在武昌黄土坡二十一号租了一间住房，等待她们母女的到来。由于武汉的风云突变，汪精卫政府决定“清党”、“分共”。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准备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便派在武汉的王尔琢去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任参谋长，并于七月下旬随军东下江西。后来他听同乡好友宋人杰说，郑凤翠母女赶到武汉时，已是人去室空，他为没能见到爱妻和女儿而深感惋惜。

四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共产党人领导了著名的南昌武装起义。王尔琢所在的第二

十五师七十四团驻扎南(昌)浔(九江)线的马回岭车站。七十四团与共产党人周士第领导的第七十三团，均系原北伐军铁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扩编而成，战斗力很强。但是，七十四团团长张驰不是共产党员，王尔琢根据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指示，把七十四团重机枪连拉出来参加了起义。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闻军中有变，亲率警卫营乘火车从马回岭赶到德安车站，企图阻止起义，追回部队，遭到起义官兵的迎头痛击。张发奎跳车逃跑，警卫营被缴枪。周士第、王尔琢等率七十三团全部及七十四团一部，开进南昌城，与起义军主力胜利会合。起义军整编时，第二十五师划归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指挥，周士第任师长，李硕勋任师党代表。王尔琢被委任为新组建的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党代表。

八月五日，起义军撤离南昌，准备南下广东重建根据地，再举北伐。部队在会昌突破敌军封锁，经闽赣边界进入潮(州)汕(头)地区。十月初，由周士第、李硕勋率领的第二十五师和由朱德率领的第九军一部，奉命留守大浦三河坝。敌黄绍竑部追至三河坝，包围了留守三坝的起义军。起义军的两支部队，在朱德等的指挥下奋起抗击，与追敌激战三昼夜，当敌人攻占滩头阵地后，朱德等决定突围。王尔琢受命率领七十五团坚守龙虎坑阵地，一直到重机枪的子弹全部打完，他才率部迅速撤出阵地，追赶冲出敌包围圈的起义军部队。朱德、王尔琢等进至饶平后，得到南昌起义军主力已在潮汕失利的消息。为了保存这支尚有二千五百人的起义军部队，朱德等决定向粤赣边界转移，避开强敌，以求立足生机。王尔琢坚决

支持这一决定，跟随朱德转战。同时决定，派周士第、李硕勋分别去找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汇报起义军的情况，请示今后的斗争方针。

这支建制混乱的部队，终日在山区行军，沿途不断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粮食和弹药得不到补充，时至深秋，官兵仍是草鞋单衣，伤病更是痛苦不堪，时有逃跑的现象发生。王尔琢看到部队的失败情绪严重，与七十三团党代表陈毅一起，协助朱德对战士们开展政治思想教育。他还一路搀扶伤病员，帮他们背背包、扛枪，有时还唱起家乡小调，活跃行军气氛。自南昌起义以来，经过三个多月的连续战斗，几千里的长途跋涉，王尔琢已是长发披肩，胡须满腮，但他仍乐观地说：“革命不成功，我不理发。”

由于衣不遮体，露宿野外，加上食无定时，不服山区水土，许多人拉痢疾、打摆子。行至五岭山麓的大庾岭时，部队减员只剩下千余人。这千余人的队伍，军官多系黄埔学生，士兵多是湖南人。王尔琢以黄埔同学和湖南同乡的特殊身份，帮助朱德整编队伍。他们打起国民革命军的旗号，把队伍改称第五纵队，由朱德任司令，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蔡协民任政治部主任。整编后，王尔琢和陈毅协助朱德率部在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十二月中旬，朱德、王尔琢等接到中共广东省委通知，要求朱德部参加广州起义。当他们率部进抵韶关附近的黎埠头时，得知广州起义已经失败，便就地驻扎休整。当时，驻韶关的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